

麗澤論說集錄

三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四

門人集錄周禮說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
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
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成周疆理天下之法有
隨遠近而差別者有通遠近而一法者如疆以周
索疆以戎索此隨遠近而差別者也比閭族黨
之法自都鄙以至于邦國莫不皆然觀上文可見
此通遠近而一法者也其言相保相受相救相賙
相賓所以不同者成周之法計其地之遠近量其
力之厚薄較其人之多寡五家爲比其居甚近非
特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衰故使之相保保有二
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二
義而言五比爲閭二十五家其居亦近此始之彼
終之此倡之彼和之故使之相受此所謂計其地
之遠近也四閭爲族使之相葬百家之中或不幸
而有死者百家相與以辦其葬事然不使五家與
二十五家供之蓋力有所不給故也至五族爲黨
方使之相救五百家之中或有大利害大患難非
百家之所可禦必王百家然後足以相拯救至五

黨爲州方使之相調二千五百家之中或有水旱凶年飢歲欲以相調又非五百家之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井地必闕此或旱他處未必旱此或水他處未必水庶幾可以有無相通此所謂量其力之厚薄也至五州爲鄉方使之相賓閭胥已書其敬敏任恤族師已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已攷其德行道藝何待鄉老賓興之蓋閭胥所書不過賢於五比而已黨正所書則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所書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鄉者萬二千五百家其人衆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故登于天府此所謂校其人之衆寡也比閭族黨散在周官固不可徧舉且舉比長一官言之便見得當時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徙之于此又授之於彼所謂閭民但不耕稼而已有身即有家既有家則必有所係雖有游手之民其間日漸月化亦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此法何緣有不測之變雖有姦雄豪傑亦俯首而不敢倡後世失此法遂使民無所附著游手機巧遍天下成周之興衰緣此法之有興衰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謂之聚萬民者札瘥

凶荒民皆轉徙而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政之十有二其條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散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常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歲則徹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貨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省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賊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良有過固可哀

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萌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徧考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考太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它莫不然參觀徧考然後可知

土均止止掌其禁令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地上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上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井牧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爲之防然一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職其位下可以出入阡陌周旋井里

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
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唯是土均周旋阡
陌然後能均所謂以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
其地以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以均地貢者隨土
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
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
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媿惡其中
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王者所頒之禮然
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
其他微細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
數皆相其媿惡而爲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
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也且如大司
徒施十有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祀禮中
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師氏掌以媿詔王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
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
以匡君之惡者未嘗不至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
之德者則缺焉師氏之官掌以媿詔王者專以從
容和緩養君之德也夫惟其與君朝夕相處無一

言之不入而後可以涵養君德故職是官者專以
從容和緩爲事而無一毫矯拂之意不幸而君有
過則有保氏之官在師保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
如師氏說凡祭祀賓客喪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
之保氏亦曰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師氏說使其
屬守王之門外且蹕保氏亦曰使其屬守王闈以
此知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古人立此二官一則
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
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
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於

從容和緩則是有樂而無禮一於矯拂正救則是
有禮而無樂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廢學者須知此
二官實不相關而實相資又須看得二官不相參
雜則古人之意可見矣以三德教國子其在春官
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
緩以媿詔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蓋
如此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
言之謂道者溥溥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
德以爲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體段二曰敏德以
爲行本既有至德以爲道本須是見之於行敏者

不可息之謂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
以爲道本敏德則言以爲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
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實有孝德於已則犯
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矣惟實有是孝德
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之人方識痛痒教
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前旣說孝德此又說孝
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
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已謂之德見諸行事謂之
行旣實有孝悌於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
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
曰友行以尊賢良蓋必盡子弟之職供掃洒應對
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友行以
尊賢良又說順行以事師長者蓋彼之所謂賢良
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
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爲甚久其條目爲
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
遜悌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
朝此見師氏之官近於王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
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前旣教以三德三行
以立其根本根本旣立固是綱舉而目張然又須

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是從幼時便教養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有中者則教之以爲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異時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

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人生天地間豈可不盡知天地間事子弟之所以學却是如此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止大濩大武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法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蕩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一章大畧可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弟以後世私心觀之旣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此若

不近事情以此見古人立心之至公義理之無窮
規模之廣大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
爲樂祖祭於瞽宗惟待之甚重則責之不輕所謂
君子教思無窮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不特是明
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
時有道德者教之人人也深當時設教有如時雨
化之者人自不能忘先王使之祭於瞽宗亦是因
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故知古之擇
人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其精擇之審不言
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此所謂教之

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
德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亦如言著之
德卦之德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
樂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何故兼中言之所謂陰
陽剛柔仁義靡不相備樂雖主在乎和無相奪倫
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
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
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正如乾坤
固是坤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
乎柔舊說以中爲忠信之忠改此一字緣是不識

中字祇者肅然祇敬之謂庸者日用常行之謂孝
友者見於事親從兄之間皆樂之德也中和是樂
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上說其端亦自可見節
奏嚴整使人肅然祇敬祇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
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
生孝友之端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
語非特樂音樂章也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
讀誦不過尋行數墨能舉章句而已意思促迫都
無生意惟是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有感發
人處謂之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者從
容和緩引之於道謂之諷者倍文曰諷聲與文皆
增一倍謂之頌者先儒謂以聲節之曰頌抑揚高
下使自得之言語者論語所謂食不語寢不言與
學者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而無問答謂之言所
謂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古人
自幼成童舞象非獨美於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
旋屈伸俯仰無非至理所在而可爲入德之門先
王之舞皆不徒然屈伸綴兆不言之教自在其中
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至精微三代之衰此事
都廢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使人生起

淫心因此想象先王之舞安得不生起人之善心
如道家所謂熊經鳥伸養其小體尚能延年豈如
先王之舞足以養其德體乎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五

門人集錄禮記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大凡人曾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其所見却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

明禮言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一段只是一禮字孝經只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古之人子不知他於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常點檢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檢必有時主奧中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者必自有來處謀於長者止非禮也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操几杖者乃左右扶翼之意長者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遜悌之心令熟未見長者之間此心已存及其既見嚴敬可知長

者問不辭讓而對大凡長者有所問固當對然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便自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語亦不能入此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若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遜而對之類也大抵為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凡為人子之禮止在醜夷不爭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孝子頃刻不忘親纔遇變時必加意於其間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在醜夷而不爭此又見孝子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父母不在前便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在故能不爭醜夷者與我一等之人也貴於我者我自不能與彼爭賤於我者彼自不敢與我爭惟勢力敵易起爭端須涵養得熟方可

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止交遊稱其信也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蓋至於三命則不齒矣君賜車馬則當乘服乘服則偪近父母尤非人子之所安也如石慶至里門不下車所以貽萬石君之責雖云大夫不可徒行亦止謂在朝廷而已三

賜不及車馬不過只是辭遜何故禮記者節節稱之如此大抵人子之心多為外物所移易有為歲月而變者有為爵位而變者如大舜五十而慕此是不為歲月而變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為爵位而變唯其養得孰故不為外物移易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州閭鄉黨至近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湏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兄弟親戚尤切近於鄉黨而尤見其慈愛僚友稱其悌也僚友在官日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也執友是心友所謂同死生共患難者

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悌為仁之本是也交遊稱其信也此是泛交偶與之從事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段一句是一意不可得而移易也

州閭稱其孝昆弟稱其慈稱者非我求人之稱以沽名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為誠則形之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一段此固止是遜弟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弟中湏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湏盡精微

毋固獲蓋食物羅列於前心之所欲一取之而不獲

乃至于再至于三必獲而後已如此則心專著於一物矣若只以為求物必欲得之為固獲恐與上下文不相入

幼子常示母誑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母何為母曰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為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却成兩誑大抵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要因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童子不衣裘裳以此推之凡事當識時中道理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祠及非載於祀典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邀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為可惡耳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退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也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過捺不住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䟽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子放婦出不表禮焉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博史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其

養老之禮雖同然五帝憲三王之言亦微其禮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不同憲者瞻儀容觀起居也其無乞言之禮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有乞言之禮比之五帝氣味稍薄五帝養老專憲其儀容養其氣體盡其誠敬而已伺其起居從容之間偶然發言然後記之至於動容周旋之可爲法者亦皆記之如鄉黨所記亦其類也博史者史之名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閭內之事者謂之女史載朝廷之事者謂之國史記老者之善者謂之博史博厚也微其禮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扣問從容款曲伺間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五帝之時學者皆精微三一更無一毫外心見老者之動容無非感發觀省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惟顏子於孔子之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憲而不乞言之意想見五帝時人人皆顏子至於孔子纔說子欲無言子貢便說則小子何述焉以此知不乞言者孔門中唯顏子一人而已五帝之養氣體浹洽陶

治之功固非言語訓告之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五帝三王名其史曰博尤有深意大抵忠厚博篤之風衰緣前言往行斷絕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今之學者能以此意反復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乎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伴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

豪釐之礙則外有豪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

如徐行後長如洒埽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一年視離經辨志曉意義三年視敬業樂羣不敢五

年視博習親師至此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至此方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大學始教止學不躡等也七者是三代大學教人之法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士服菜者薄物大抵古人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欲知其所自

來爲學欲至於賢聖豈可不知其本始初入學使
之皮弁祭菜致敬於先聖先師此心其如之何自
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惟是敬之
一字初見師友未經講習先皮弁祭菜此心肅然
所謂以敬道示之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舊說宵
爲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
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
宵雅肄三之意官其始也官如官守之官初入學
未知爲學之方其心茫然而無所處故使之夜間
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處此
所謂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初入學時凡
在學之衆鳴鼓升堂新入學者必發其篋以出示
其所業彼見鳴鼓之際衣冠濟濟肅然在上又欲
其出示所業向來驕慢之意不期自消而遜弟之
心不期自生傳說所謂惟學遜志遜乃爲學之自
始也夏楚二物収其威也扑作教刑有所不及有
所踰節以夏楚二物治之所以収拾其威儀使之
端正所謂収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所以使學者
從容優豫不至迫切蓋天子以萬乘之尊臨之學

者安得不迫切古者三年一禘五年入學未禘時
二年不視學使學者從容優豫乃所以養其德又
須使知將有天子之視學亦所以警其志時觀而
弗語存其心也古之所以教者不在口耳之間在
於觀感啓發之而已非特教者爲然五帝憲養氣
體而不乞言古之學者亦不專尚口耳皆所以存
養此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躡等古人爲學盈
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躡等雖曰求益亦
是犯分便與爲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之大
槩觀此七端之教所謂講誦不過兩事如其他皆
是存養工夫以此見古人之爲學十分之中九分
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
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工夫所謂道聽塗說
德之弃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人皆病學者自以爲是但恐
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
足而何敢自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知
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爲真知蓋未至聖人
安能無欠闕人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

之苟汎然以為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如天命謂性之命非特謂貴賤

窮達也

執兩端用其中

物必有對 仁義 剛柔 寬猛 就兩端用其中孔子誅少正知見陽貨去齊

去 魯

君子有絜矩之道左右前後看著都一般如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此言對景公說得對陳氏說亦得此

之謂絜矩

力行近乎仁心不在焉便覺語言無力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繼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

以行之便是釋氏

中庸如天命之謂性湏是實見解得無益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非是見生於隱顯生於微龜山說見此則知所以戒謹恐懼湏看見此與

知所以 五字

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

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

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

肯行況明知罟獲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

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

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
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
若要真實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
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
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直是難見況
古人立言句句真實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看
得灼然移換增損得不得方盡

素其位而行

乍心不
能安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亦能矣又曰知恥近乎
勇不知又加此後如何真見其足與不足

擇善則恐差固執則恐失博學而下皆擇善之方也
雖學問思辨則又不知行箇甚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
至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為禮樂夫其所
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
莫如好學萬物皆備初非外鑠惟失其本心故莫

能行苟本心存焉則能力行矣

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大學固是以致知為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知要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即是

大學致知中庸明善

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履澤論說集錄卷第六

門人集錄論語說

便指孝弟爲仁則不可然孝弟所以爲仁也體愛親敬長之心存主而擴充之仁其可知矣曰爲仁見學者用力處

欲巧其言欲令其色其所發爲如何蓋不仁矣然則仁之義豈不可默識乎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看吾巧言令色時用心如何便自體認得能知出辭氣斯遠鄙倍則見此矣晉人書柱疾雷破柱而神色不變孔子却迅雷風烈必變若如此看晉人却是強似孔子此便是巧言令色

弟子入則孝章大氏言學者當務本文藝亦所當爲蓋無非學也然當以立本爲先

親仁所以輔成吾德親者心誠親之之謂

民德歸厚矣須看歸字厚本民所固有上之人與之發其良心故皆歸於本然者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凡出入起居門風家法種種皆如父之舊不暇改也至於事之害理傷人則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見其

害人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豈所謂無改於父之道哉孝子事死如事生見父之事有害義者汲汲改更常如下氣幾諫號泣隨之之時是亦無改於父之道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則習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則禮樂雖未嘗廢於天下而我無是理則與禮樂判然二物耳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情性之正只爭分毫

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蓋無非此理而已所遇有約樂之異而心則一也顏子在陋巷之心即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之心也

利仁者擇善而執之是也曰利仁則與欲仁之意同蓋爲仁者也至於安仁則入乎聖域矣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而未仁其好惡皆私心也非特以同異爲是非亦且隨旦莫而遷變矣烏能好惡人哉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見至明而此心不變譬如鏡之照物唯其無私而物之妍醜自不能逃雖千百徧照之其妍醜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惡人亦如是而已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中着不得惡字蓋一志於仁
自着不得惡念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惡不仁正是初學用力處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只見有生熟若見得熟
自然不見有可惡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加字甚輕纔有一豪私念沾
著便去之不使加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字最要看若不曾著
實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顏子旣竭吾才見力不
足然又不可住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各有所偏各字
要看又曰黨偏也或偏於厚偏於薄偏於厚則去
仁近偏於薄則去仁遠觀人之仁觀己之仁皆可
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自然放於利而行多怨

小人喻於利小人之視君子於利心上看得甚分曉
曾子曰唯曾子一唯之外無復問難顏子問仁孔子
旣告之以克己復禮方請問其目蓋曾顏之於道
皆悟之者也曾子之言雖已悟而自有顏子之未
悟者在其中顏子雖若未悟然自有曾子已悟者

在其中故聖賢之於道貴其不已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兩句是學者日用工夫人不能以獨處必與人處天下之人不過兩等曰賢與不賢而已世之見賢者其下者閉隔漠然不知其次者嫉忌之其上者不過稱贊之而已胷中閉隔與嫉忌者固不足道其稱贊者亦初無益於己惟是見賢必思齊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世之見不賢者其下者流而與之俱其上者則絕而遠之流而隨之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

未是切已須是見一不賢者怵然自省於中且安知我之不如是可保於今日安保於它日須看齊賢兩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般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才說學得兩三分也得便與無志一般見不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又曰予創若時舜禹豈有是哉蓋當時天下只有一丹朱為惡舜禹見丹朱惡如一體然故怵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為不預已事則非視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工夫若能極思齊內省之義雖聖賢地位亦不難到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一章發明人子孝愛之心彌縫救正使親不致於有過之地非是純孝全體父母之心者不能所謂事父母幾諫者不待過之已形略有萌芽發見便去救正然須是自朝至夕全體父母為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心常在父母身上方察得幾之形且如扁鵲治病齊侯之病二十日已前便知在腠理蓋扁鵲專以治病為事故見其幾微人子不專以父母為心安能見幾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是養其慈愛不至於傷恩見父母過失萌芽形見便諫諫時乃是從容宛轉諷諭非是忿戾剛很見略有不從處又去做工夫常養成此恩意此一句最要看若諫時忿戾剛很致父母怒時父子之恩已傷須是見得意思略不從便做工夫又須看又字初見父母過有幾微便諫到父母略有不從君子必自反必自言我之愛敬未盡處又重新添一重工夫而不違諫之初心勞而無怨此一句亦要看救正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到得形神雖弊亦不敢怨此人子之職當然此見得人子於父母無已意思夫左右周旋救正其

過亦不勝其勞所以勞而不怨者蓋不做分外事
看子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正救父母何怨之有
若如此雖瞽瞍為父也會底豫工夫到此地位惟
舜為然後之人子平時不以父母為心見幾不諫
到得過形見方諫又不能委曲和順忿戾剛很常
致父母之怒至於諫不從便止既不加敬又復憚
勞皆舜之罪人也

朽木不可雕糞墻不可朽蘇子由策引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以規 仁宗此甚有理譬如朽木糞墻

皆是本領壞了整頓不可得謝上蔡釋之曰志昏

而氣衰蓋當此時曾中憤憤莫知所主如何救得
始吾於人猶言舊時於人也今吾於人猶言今時
於人也蓋言今之人不當如古時人一例看耳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上蔡云
周急濟難亦何害其為直然在當時之事其設心
恐不若是也荅問之間親見其事故語止於此而
意已傳矣此說甚善但云今未可認乞醯為不直
此却未盡夫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
乞醯於鄰為不直亦何不可之有

子路共敝之心雖小於顏孔然皆是不自私充此心

去足可爲顏孔

內自訟人能見其過自然怨自艾戚戚不安爲己切故也

有顏回者好學周有八士如此者方能爲有

不貳過人之有一過必變成二過何也人惟惡其過也是以求以蓋其過惟求以蓋其過則非爲妄言以自飾必爲巧計以自蔽故本是一過遂成二過顏子之過蓋未嘗如是亦聽其如是而後不復犯之耳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聖人師弟子之相荅問不及其它而獨以得人爲先蓋凡人之入仕此是第一件事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一段事一則見得澹臺滅明能以正自守二則見得子游不以親昵取人而以正大觀人行不由徑只是不行小路即此亦可見其敦篤凝重而無苟且欲速之心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又見得其有不可得而親踈處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止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於民而能濟衆此聖人之功用非

學者求仁切近之問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復指求仁之方以語之當子細看近字

論語雖言仁之方然未嘗不是全體孟子指切良心

教人

仁人心也

曾子臨終語孟敬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將謂有甚大事却是說此三事觀曾子言曰兩字乃知此三句是曾子著意分明處至邊豆之事則有司存今人却是倒了

曾子告孟敬子一段為學最切曾子反復丁寧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人說到此須是窮神知化精義入神曾子止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又繼以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此等細碎自有人管我且理會自己切要事須是看動正出三字近信難訓詰大要是顏色與心相應

以能問於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以多而問寡以有為無以實為虛不校其犯則是矯偽不情為顏子者蓋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但自虛自無爾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曾子見之乃以為顏子如此如門弟子記夫子絕四是弟子見

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為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凡人之言弘曰寬也毅曰剛也剛則必不能寬寬則必不能剛此不可作兩事看若作一事看則弘毅氣象可見矣非謂弘而濟之以毅毅而濟之以弘也古人之言大率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謨言九德直而溫寬而栗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却是病

麻冕禮也止拜下禮也麻冕雖古禮然近於奢而古

為之者時也後世易之以純則為禮禮理也雖違於古吾必從之非從今也從其禮也拜於下古禮也理之不可易者也而後世易之以拜於上是自便其奢泰之事而非中於禮之變也故違眾而從下非泥於古也亦從其禮也春秋之時禮教不明變其制以自便者甚多大抵古禮近於侈則從之今麻冕之易倂中於禮故孔子從之以明其變而得其當拜上之易背於禮故孔子違之以救當時之失後世變古之禮非能有當於理也特假之以自便耳漢武帝於原廟則減之以至祖宗祧廟之

制皆一遵於古此無與於己故也至於千門萬戶之宮乃不稽於古而建之則取其便而古不暇恤矣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須能辨此方能明取予之理今人不辨得此多做強牽合底事故遇事多妄予妄予則必妄取

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蓋聖人所以待物者素定乎曾中物來自應與上大夫言不期閭閻而閭閻與下大夫言不期侃侃而侃侃譬如月無所不照遇地方而方遇地圓而圓隨物方圓而月初無心有

心非月也

先進於禮樂止吾從先進野人是都無所識之人故先進之於禮樂君子元自有禮樂故後進於禮樂者求彼之禮樂以正我之禮樂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之類是也從先進者自處於不能也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夫凡讀書臨事曾去裏面講究理會便見得不容易豈敢妄言凡言之輕發而不知難者以不曾下工夫也仁之為道既難則言之亦當難今牛之言不難矣豈能為仁乎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我皆備物隱於五心有一毫

不盡處則不免於憂懼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止非惑歟此是聖門切己工夫觀子張問此則知是衆人日用底工夫觀樊遲問此則知遊息宴閑亦不廢此工夫崇德是長養其德脩慝是磨治其慝辨惑是辨白其惑夫子曰善哉問善樊遲所問者切己非泛泛之問先事後得事是請事斯語之事今之學者有謀利計功之心凡有所爲必先計較先欲有得終無所得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宋

惟先其事則日有得而不自知此所謂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其惡者攻己之惡不暇何暇攻人惟欲點檢它人自己必欠工夫攻是用力如堅壘大敵在前非用力以攻則不可破脩是磨礪精細之意此所謂脩慝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忿之未興雖三尺童子亦知之忿之已過雖三尺童子亦知之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其亡身及親之惑但將人自習中忿時觀之可見此所謂辨惑也此三者是切己工夫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自日至暮未嘗不有此三者

須是時時點檢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先有司則紀綱條目立矣赦小過則小有出入亦容矣二者苟未之盡則雖舉賢材將安所施焉知賢才而舉之此見聖賢氣象不同

樊遲請學稼夫子既拒之矣復問學圃此有以見古人朴厚處然孔子面責之可也何必待其出而責之蓋欲樊遲聞而知之則聽之力而爲之堅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凡所謂政者係國家治亂興衰之大綱事則是品節條目有司所掌

者周衰治體不明雖孔門高第尚不能辨孔子特因冉有退朝明辨政與事之異者欲使天下後世識爲國之大綱孔門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不識大綱大體而看一節一目雖多聞多識然終無總統處冉有仕季氏魯之家臣也冉有退季氏之朝夫子特辨政與事告之亦見政不當自季氏出而季氏所爲者乃事也觀此一段尤足以驗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處蓋夫子乃是當時之大聖人雖時君不能用然皆知尊事之如季孫將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以此知

得時君凡有大政無不咨問孔子者大抵爲國當識其大體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三代以前固不必論也且以兩漢論之前漢之政有所謂寬大長者以至凡百制度見於兵民之間者尚有三代之遺意至光武以身濟大業是以一身爲天下凡所施設皆是事了幸而光武明章皆賢君竭其智力猶可以治至和帝稍惰其業便衰如前漢中經呂氏之變又昌邑王之變而漢業終不遽衰者以其大綱在也以此見得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說者謂聖人氣象溫良恭遜使其言當時之人辭語決不如此乃夫子自遜之辭此說殆非也聖人之於世猶醫者之用藥若是尋常疾病則可用尋常和緩之藥若是病深則不可以常藥治故大黃烏頭亦有時而用之夫子此言乃是用大黃烏頭處蓋當時人利祿薰蒸仰望在上之人將以爲如何不知當時從政者與市井無異故夫子以此告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等人乃是

偷合苟容非有心於天下邦有道亦使得邦無道亦使得其罪過於穿窬聖人一言道盡後世人病濠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看此一段皆以使者善為辭命不如此夸張矜大濠伯玉之美自見然其義亦不止此濠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蓋在當時克已上做工夫者其使者深入其閫奧見其下手做工夫處此其所以不敢輕易其言大抵人履之而後知不於克已上做工夫通身都是過而不知過之難改

吳春

惟其下手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為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則使者非獨知濠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曾去上面做工夫了將此一段體驗今之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它思即是出其位也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無能之辭非聖人謙辭也蓋聖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更無止法若有限量則是有所息而非聖人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當春秋之末所謂先王之澤將盡是時高見遠識之士見時之不可爲多是以爲不足爲凡是見於論語者其間固有中節者然而都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當時孔子擊磬所謂塗巷之人不知其幾人矣不過聞其磬之音而已然在春秋時所謂知音者亦不爲少且如師襄之徒聞音之清

濁見塘螂捕蟬聞者知其有殺聲伯牙志在高山聞之者知其志在山志在流水聞之者知其志在水當時聞音而知人心者固自有之然而衆人之心形見於聲甚易察聖人之心形見於聲甚難察非有地位者不能荷蕢者聞聖人磬聲知聖人之心又與其他聞音之清濁者不同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論其識孔子之心固是地位高然而下視一世人便不是聖人天地之心深則厲淺則揭言而今時節難處譬如渡水深與淺皆做不得看此兩句荷蕢與尋常隱者不同天下事皆是

經意曾去體量入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
他望風說做不得者不同但比之聖人之門進不
得此一步在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深歎惜之
辭看此一章彼既略知聖人之心天下事淺深又
曾自去籌度其高見遠識豈世人容易到此地位
然而心既不虛雖親遇聖人亦不能救其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
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固是君子里仁爲美擇必
處仁大抵爲學者大綱當如此然居處亦不可恃

論語所載見孔子者有兩童子其一是互鄉之童
子其二是闕黨童子互鄉在難言之地風俗澆薄
宜乎見拒於聖人闕黨童子居聖人之里日漸仁
義之澤日親道德之光宜乎氣質變化聖又與之
然而互鄉見進於孔子闕黨見絕於孔子何故以
此知居處地位初不可恃互鄉雖在難言之地一
旦有慕聖人之心致恭盡禮而來此心既變地位
都變闕黨雖在聖人之旁可謂朝夕與聖人親才
居於位與先生並行使不遜地位雖近如去聖人
千里之遠居處地位之不可恃也如此

子張問行一章此即誠則形之三字言忠信行篤敬所謂誠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所謂形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一段略而言之就面前事說固是有羣居終日無一句好說話非毀訾長短則譁浪笑傲否則談閭巷瑣碎皆不及義若究竟論之義之一字須要看義是當然之理若是私情皆不是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是小機械相籠絡小技能相矜誇凡學者所稟雖有深淺知此病甚少須看終日相聚說脩身

行已多少說譁浪笑傲多少便可見君子小人分處君子曾中正大易直都無小機械小技能此二句雖知學者亦洗磨刮除不盡觀難矣哉之語可見聖人憂之深憫之至聖人之言如天地之寬聖人所憂乃是真憂義之一字如孟子所謂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凡所謂義皆是精微難識處雖是精微然亦只是當然之理學者如能易直正大無緣有機械技能終日所言無非當然之理學者欲自驗其學之進退資質之厚薄與小人近與君子近但看終日所言當然與不當然吾心所存多

在大體上多在小慧上能以此自驗之則為學工
夫自然進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質
須是義方能立根本然行之須是中節故次之禮
以行之然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
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無緣得不露圭角
苟非孫以出之則人必相疑故次之孫以出之其
質以義其行以禮其出以遜所以成已成物者至
矣又懼夫人之遜而因循隨之不知覺而失其本
心也故必終之信以成之信者不負初心之謂蓋
於遜之中須是不負初心方遜無害不然特萎靡
不能自立之人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歎辭也言三代
之所以用其直道而行耳豈若後世用詐偽駁雜
之教而行之而謂直道不可行乎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大受小知正是君子小人分處君子所稟淳
厚篤實不用心於小而所受者必大如以仁已任
任重而道遠可以託六尺之孤者皆可以大受者
也若小人則輕捷便利見事易知處事易成乃其

所稟之薄豈能如君子之大受後世人所見不明
或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淳厚篤實為遲鈍殊不
知淳實之人所見所為雖後於小人及其養之既
熟擴而充之必有大過人者便捷之人所見所為
雖常先淳篤者要亦止於是而已學者幸而稟淳
厚篤實之資反自恨不如便捷者不知此乃進而
為君子之路不幸而稟輕捷便利之資反自以為
喜不知此乃入小人之門有淳厚之資而不知充
養猶是剛毅木訥近仁若自以為不及小人而求
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而祇自害耳故遲鈍者
當自勉而不可自弃便捷者當自戒而不可自喜
也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人之通患被暫時境界移換却
如服良藥見其一時之苦澁而弃之不知後之有
益而能除疾也如食毒物一時見其美而甘之不
知其後之疾也朋友之損益亦然然人情好近損
者好遠益者只為被時下境界換了故人須是不
為時下境界所移始得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止損矣看此一段須把著實看
凡人之取友必須端正然後漸染氣質做得好人

直乃剛直之人我才有過便得其規正然所貴乎
友直者不獨有過賴其規正與此等剛直人處則
我非心邪慮自然不敢萌諒是忠信之人我有事
得其至誠相與然所貴乎友諒者不獨有事賴其
相與與此等忠信人處則朝夕漸染涵養吾之氣
質亦將爲忠信之人友多聞非特取其聞見博洽
蓋此等人歷事久閱義理多見事通透與此等人
友不獨賴其相與謀事亦覺自己踈漏自然激發
進步爲學友此三等人安得無益友便僻僻是邪
僻謂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循無能爲之人

便佞是可媚於我者友便僻便佞所損固不言可
知善柔之人未見得有損於我處聖人何故處於
便僻便佞之間蓋與循循無能爲之人處便入便
僻便佞之媒梯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畏憚其漸
必至於友便僻便佞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觀瞻
併自己亦放倒了不能振發進步故善柔最是害
事學者須當自點檢若所友直諒多聞則固可自
喜若是便僻善柔便佞則便當引避否則爲小人
之歸必矣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止損矣夫好樂有不同而益至

於三損者至於三好樂不可不審如此樂節禮樂
蓋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禮樂而加之以節則不至
於偏倚是勿忘勿助之意也樂道人之善則滋養
其胷中如常在春風和氣中其益可知樂多賢友
夫友所以輔仁也友賢者而至於衆多則漸磨之
益亦多此益者三樂也樂驕樂則驕淫之心一生
必至於無已樂佚遊則游蕩之心一生必至於忘
反樂燕樂則燕安之心一生必至於恬然而不知
懼是三者雖均於爲損而其根各不同樂驕樂是
其心常向上求也心常向上求則良心之損多矣
樂逸遊是其心常向乎外常向乎外則良心之損
又多矣樂燕樂是其心常向安處求心常向乎安
則良心之損益多矣

鄉原德之賊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天下之人
非庸人即君子故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求合乎
庸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此一章正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古
之教人或予或奪或抑或揚或逆或順蓋非一道
各隨其資質根本樞範作成若夫不屑之教誨孟

子固已發明此義然而孟子雖載不屑之教如不受曹交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固是不屑教誨成就處須看孺悲一章孺悲始者欲見孔子時誠意未甚至孔子辭以疾若誠意全不至孔子但只辭之不必取瑟而歌孔子既辭以疾又取瑟而歌示其間暇使孺悲知孔子非疾使之自反則孺悲亦在可教之域惟其如此故孺悲歸自克責後來哀公使孺悲學禮於孔子士喪禮之存於世皆孺悲之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若非孺悲後來進德辭氣和順夫子無緣分付與之

君子亦有惡乎止惡許以爲直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初無所偏故元者善之長也一元之氣該乎萬物無非所以生育長養使天地之於物有以生育長養之而無秋殺以終之則萬物亦不能成就是猶道之有仁無義也聖人與天地相似本心初無惡正緣好惡對立亦如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之理子貢問君子有惡乎可謂有所見者此是學者做工夫處然亦大段切當故孔子荅之以有惡聖人如太和之氣渾然初無所惡人以乖戾干之

故不能入聖人爐冶中蓋自取其惡也君子過惡揚善順天休命與稱人之惡者大段不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下流而訕上者與此四句亦大段不相似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惡勇而無禮者勇是剛毅之人無禮以節之必至於死無所不為惡果敢而窒者果敢則見事必為苟窒塞而不通則必至於害事皆聖人所惡也孔子既言其所惡子貢至此亦因夫子之問以其己之所見而告夫子觀夫子與子貢之所惡便見聖賢分量有差等夫子之所惡如太和之於戾氣子貢之所惡但辨疑似守疆界而已此正學者事非聖人比飾情矯偽者似智而非智強梗暴戾之人似勇而非勇許以為直者全無雍容和緩氣象徒暴白人之過失無責善之道此亦似直且比于龍逢之死皆合於義蓋不得已非好許以為直凡此三者皆似是而非子貢所以惡者欲辨疑似嚴疆界學者亦須如子貢而後可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可者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為士非曰可
以止也

執德不洪信道不篤凡人所以執而或失者只緣是
不洪所以信而或忘者只緣是不篤惟洪然後能
執而不失惟篤然後信而不疑執與洪信與篤當
作一事看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若體會得八字仁在其中
人无小无大皆有文武之道皆是聖人學處
立之斯立非感召也

